

“这黑灯瞎火的,车扔水里是小事,万一掉下桥去,那我们可就全玩完了!”

夜过克郎河

关伟

春天到了,山儿绿了,花儿开了,鸟儿来了!地质队的人儿又要出野外了!一晃儿,我已经离开地质队整整20年了。真是时光流水,日月如梭啊!每当夜深人静,亦或是一个人的时候,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就会在眼前浮现,久久不会消逝!

1988年春寒料峭的季节,冰雪尚未融化,我们分队的20多人就从哈尔滨奔赴兴安岭腹地的呼玛县三卡乡。我们的任务是这一地区寻找砂金。三卡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屯子,绝大多数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也蛮红火。这里没有交易市场,只有两家个体食杂店、三家豆腐坊和四家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客栈。为了不打扰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在距乡有十多里的一片荒地的边上搭起了几座帐篷。

这地方颇有点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从早到晚就我们这一帮人,虽然少了点生气,倒也清静安全。然而往这一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主要是生活方面的,少量的小来小去的东西在三卡能解决,要想多买一些,以及青菜、猪肉等就要开车到百里之外的黑河了。晴天还好,北京吉普一溜烟就干出去了,雨天可就遭殃了,从驻地到省道的几里地吉普车干涸涌也走不出去。

当时,我们两天不去三天早早的往黑河跑,去一趟也不敢多买,因为天太热什么也放不住,那会也没有冰箱。那年偏偏雨水特勤快,天就像漏了一样一下没完没了。有一次一连拉了十来天也不开闸,我们只好靠土豆炖黄豆和咸菜维持,整得十多个人跑肚拉稀。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屎,这么一来工作只得停下来。后来连土豆黄豆都要吃光了,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大家实在挺不住了,就向队长发了牢骚,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干脆收队算了。我是食堂管理员,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后

虎林市德政碑小考

胡德久

在虎林市独木河附近的山坡上,有一高400厘米,宽92厘米,厚32厘米的石碑,花岗岩质地,分碑头,碑身,碑座,碑头上有双龙戏珠图案,碑身正面竖向阴刻“甘棠遗爱”楷书大字,其右上方刻“恭颂虎林县监督授若之德政”。

经考,该碑是1997年11月发现的,立于1928年6月,是虎林县第一区独木河一带居民为当时该县知事赵光印所立。

赵光印,生于1875年,辽宁海城县人,1920年10月29日被委任虎林县知事,他积极发展对俄贸易,多次赴俄交涉减轻商民负担,重视教育,开办学校,禁种大烟,鼓励村民开荒种地……

边瑾和他的边塞诗稿《龙沙吟》

柳成栋

龙沙万里成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
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曾渡雄俄十万兵,沿江布阵势纵横。
无端一夜萧萧雨,疑是当年饮马声。

黑龙江上又秋风,漫说当年汗马功。
多少兴亡多少恨,浪花淘尽几英雄。

飒飒西风卷暮涛,大江西畔好停桡。

至今凭吊浮尸处,犹说红羊劫未消。

这一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边塞诗稿,在40年前我刚刚涉猎黑龙江地方史的时候,便映入了我的眼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但发现该诗的作者竟然出现了三个作者的名字。一说是边瑾,一说是琢如,又一说是曾任瑗珲副都统的姚福陞,而且诗的题目均作《龙沙吟》。我想一组诗绝对不可能有三个作者,然而要考证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必须了解诗的内容。只要一看组诗的内容,便可以清楚地知道《龙沙吟》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庚子俄难”,沙俄侵略者血洗海兰泡、火烧大黑河屯,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强行赶至黑龙江中杀害的历史,我想他肯定与瑗珲有关。于是带着疑问,详细查阅了民国九年《瑗珲县志》卷十二艺文志,得知此诗确为边瑾所作。《艺文志》中全文收录了这四首诗,诗的落款清楚地写道:“右诗呈琢如仁兄一察并希削正。弟边瑾未订稿。”于是我写了一篇《对〈龙沙吟〉一诗作者的考证》的文章发表在《黑龙江档案》1997年3期上。

2015年我偶然间在互联网中惊奇地发现当年4月黑河历史学者刘城、盖玉玲等人经过多年的不懈搜寻、追索,终于与边瑾长子边洪涛、重孙女边薇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边瑾的孤本诗集《龙沙吟》的稿本复印件。全书为小楷书写,共收录边瑾诗作32篇63首,而所说的《龙沙吟》四首就赫然收录其中,只不过所说的《龙沙吟》组诗在稿本诗集中标题却为《龙沙吟》。整部诗稿名称,仍以《龙沙吟》命名,足见边瑾对这部诗集的重视程度。

《龙沙吟》稿本回归到诗集创作和诞生的发源地瑗珲,回归到黑龙江,终于免于沧海失珠之憾。无论从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来看,《龙沙吟》它都是一部反映和记述瑗珲历史、黑龙江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龙沙”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班超传》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以后诸家皆认

来,我和队长一商量,干脆我带几个人上三卡背豆腐去。我们穿着雨衣,大水靴,拎着水桶顶着小雨出发了。五里多路一步一滑的,来回用了好几个小时,有时不小心滑倒了,弄得一身泥水不说,豆腐还撒了。

在那段日子里,大家最爱听最关心的节目就是天气预报,每天一到点我们就围坐在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周围。有一天晚上,当听到第二天多云转晴的时候,可把我们乐坏了,大家欢呼雀跃就着咸菜开怀畅饮,折腾到半夜。

第二天老天真的露出点笑脸,但路还相当泥泞。可是为了分队的几十号人必须冲出去了。然而汽车走了没几步便滑进了路旁的水沟里,前加力也用了上,还是没扑腾出来。分队只好全体动员,把车从水沟里抬出来,又推着走完了五里地,直到上了公路。

从三卡到黑河有150多公里,正常跑也就三个多点。但这里都是盘山路,弯多坡急弄不好就车毁人亡,所以司机们都特别小心,开四五个点也是常事。在离黑河还有2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叫克郎河,河水直接流进黑龙江。河上有一座十来米长的石桥,桥栏杆有一米左右高。平时,河水就窄窄一条,但是由于最近天天下雨,暴雨成灾,江水倒灌,石桥早就没了踪影,就连路边的小树也只剩下个尖尖了。河面有五六十米宽,浩浩荡荡的好不壮观。过河的大车小半全靠一台链式“东方红”拖拉机来回拽。我们赶到时,河两岸已排着十几辆等待过河的汽车,拖拉机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他们绝不是白忙,拉一趟50块钱,跑个来回就是100元。

到黑河时已是后半晌了,我们几个简简单单地答对了一下肚子,就分头开始采购。我和司机柳波负责副食方面的,包志民、陈国山买生产方面的,几个人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出城



时已是夕阳西下了。我让柳波把车开快些,争取天黑前赶到“克郎河”,否则,就可能回不去。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越急岔头越多。走了不到十里地,车便抛了锚,柳波鼓捣了半天才修好,可跑了一会儿,排气管子又放起炮来,你说气不气死你。没有法子只好又停下来修整。等我们“连滚带爬”来到克郎河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一切都晚了,再找那辆守株待兔的“东方红”已不知去向。哗哗流淌的河水一下把我们的心欢喜冲到了爪哇国去了。我们立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

一阵沉默之后,柳波先放了一炮:“豁出去了,往过整。”我马上反对:“这黑灯瞎火的,车扔水里是小事,万一掉下桥去,那我们就不全玩完了!还是稳当点好,可跑了一会儿,明天再走。”谁也不吱声了,我知道,大家都不死心,因为山上还有几十口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下酒菜呢。

突然,包志民兴奋地说:“这疙瘩儿离村子有十多里地,那两个小子肯定把车停在附近的黑林子,明天一早直接来。如果我们能找到车就有办法了。”陈国山也来了劲:“对,我摆弄过东方红,开它,玩似的。”我一想也是,先把车找到再说。于是柳波和陈国山拿着手电在路左边的林子里找,我和包志民顺着路右边摸索。大兴安岭的夜漆黑漆黑的,非常的渗人,两个人在一起还有点害怕,距离稍远一点就马上互相叫一声,最难熬的是野外蚊子,大有不吸你的血誓罢不休的劲头,不一会儿功夫,浑身就被叮得全是包了。然而谁也顾不了这么多,一门心思地找那个“东方红”。

大约过了半个来小时,柳波突然十分兴奋地大喊两声,“找到了,找到了!”我和包志民立刻寻着声音摸过去。“东方红”像头死猪似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两个家伙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人动他们的“摇钱树”,连发动绳子都没藏起来。陈国山熟练地把“东方红”发动起来。我叮嘱他,声小点,声音大了叫他们听到就坏了。其实,这时已经大半夜了,他们大概早已进入梦乡了。

车开到公路上,我倒犯难了,怎么才能摸准水中的桥呢?如果没办法找准桥那不还是白搭。这时,包志民已经开始脱衣服。我猛然醒悟了,原来他是要亲自探桥。我拉住他:“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包志民淡淡一笑:“没事,我水性好了,再说水也不会有多深,我试探着往前走就是了。”我们拗不过,只好依他。就这样,他在前边带路,“东方红”牵着吉普车紧跟在后边,“突、突、突”地很顺利地过去了。

过河后,陈国山把“东方红”开到路旁熄了火,拍拍车身说:“明天拜托你把今晚的事告诉你的主人,就说我们谢谢他,不过这50块钱却不能让你转交了。”他的话把我们全逗乐了。但我还是趁着天黑,悄悄地把50块钱塞进“东方红”的驾驶室。

大庆八井子民俗园里摆着一副古老的弯勾犁,看后不由使人想起了大庆地区传统古老的农耕和运输工具。

北方松嫩地区的传统农业始于清光绪年间,是从开发札萨克蒙荒开始的。计算一下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垦荒前,本地没有汉人居住。垦荒后,部分来自关内的汉人在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农耕工具。其中旧式铁木农具有:

整地农具木制拉子、木碾子。

播种农具木制弯勾犁、木制耩(huān)耙、木制对耧(huò)子(用耩具划开土壟)、点种葫芦、点种斗子、镐头。

田间管理农具锄头、扒锄、铁叉、犁杖、小镐头。

秋收农具镰刀、垛钩、垛叉。

脱谷农具石头碾子、连枷、包米穿子、木叉木耙子、竹扫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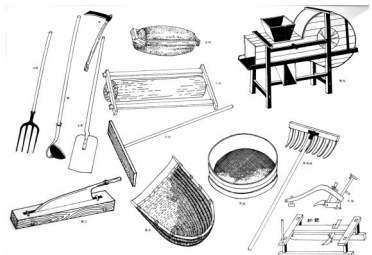
解放前,农业一直沿袭使用传统的旧式农具:弯勾犁、弯勾锄、锹、镐、镰刀等进行耕作。这里再介绍其中几种。

弯勾犁:也叫犁杖,是本地农民砍伐当地生长的一种老榆树,利用树干自然弯曲度而加工制作的。有一首民间谜语说:“南边来个老狸猫,撇着尾巴躬躬腰,说的就是木制弯勾犁。犁杖,长约5-6尺左右,“弓”型,榆木制成,犁前有一块方形托木叫“犁托托”,农家教新犁手常说:“扶犁看托托,娶媳妇看哥哥。”由此可见,它是弯勾犁上的导向工具。安装铧的部位称犁头,其形与狗头相似,故称为“狗头”。“狗头”的尾部叫“犁底”,与“犁底”和“犁辕”尾部斜置一四尺长的木杆叫“犁后梢”,稍有“舵”之意,是农夫掌握犁杖的主要工具。“狗头”上有一块斜立的下置木犁的硬木板,叫“犁箭”,“犁箭”上有一个限位用的方木条,叫“好汉桩”,“好汉桩”下面有一块斜面的中间有缺口的木块叫“犁板”,它是调节深浅度的。犁杖前有一个挂套的横木杆子,叫“要杆子”,两匹马拉犁放3尺的“要杆子”,三匹马拉犁放5尺的“要杆子”,“要杆子”前还要挂两个叫“小吊棒”的拴套工具。“要杆子”与犁之间有两三吊棒圆形的铁钩环相连,俗称“千金钩”和“千斤环”。备铧是个技术活,太深不行,太浅不中,也不能偏了。“犁铧”发挥作用的如何,关键在于“备铧”手艺高低。自垦荒之日起,弯勾犁就一直是本地农民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垦荒地有90%都是弯勾犁开垦的。

耩耙:是用“工”字上梁、四个支脚柱,两条脚和犁铧、犁箭等组成。主耩地用。

北方传统农耕工具

杨满良



古时弯勾犁主要是扣种:在犁铧上置犁碗,一个来回为一回地,去时破茬、回时掏墒,在原垄沟上形成新垄。把种子点在湿土上,滤粪在垄沟内,覆土后压碾子。多用于种玉米和大豆等。

用耩耙主要是耩种:用耩耙在原垄台上豁沟。用“点葫芦”撒子在湿土上,滤口肥,踩底格子,用拉子扶土,踩上格子。此法多用于种高粱、谷子和糜子等。

有时也用弯勾犁“挤种”,俗称“一犁掬”。犁铧上部捆一草把,破原垄台,施底肥,点籽于垄沟,合成新垄。此法多用于雨后抢种玉米和杂豆等。

“点葫芦”是点籽用的工具,也是农民的一大发明。选一个大葫芦,去瓢,里面装满种子,再选一个锄把粗、三尺多长的空竹筒,也有用木片制作的,后来发展到塑料管和葫芦连在一起,是种子的通道。下面出籽口呈长方形,约1.5寸左右,出籽口常用几根细蒿秆作“筹”,“筹”的疏密是控制不同种子的流量,出籽口下面绑着半圈叫“胡子”,“胡子”是笤帚糜子或蒿草做成的,籽粒通过“胡子”就均匀开了,不成堆。后来,葫芦变成了长条布袋,它比葫芦装得多,又柔软,容易背,但还是叫“点葫芦”。

“爬犁架子是由马或牛拉的,作用也不一样。大集体时,生产队都有不少爬犁架子,用大小几根木棒制作而成,是个长方体状,长约5尺,宽2.5尺,高约2尺,用三匹马或两头牛拉着都行,架上只放种地用的犁杖、种子、化肥、粪筐、铁锹等。一般不坐人,惟有下雨时,偶尔有懒汉背着队长,偷坐在爬犁架子上。

“木头碾子”的作用是点上种、合上垄,压地保墒用的工具。碾子是用榆木或杨木做的,粗细均匀,径直1尺左右,长约5尺,周边围个大木框,两边安有铁轴,轴是用二齿齿齿做的。一般都套一匹马或一头毛驴来拉碾子压地,一趟正压两匹马。后来有了镇压器,木头碾子才渐渐退出田地。

“木头拉子”是用两块木板制成的,木板宽约1尺,长约1.5尺,把两块板一头用铁条拧在一起,并留下漏土的缝隙。那形状和“牛样子”非常相似,然后在拉子上固定一根5尺左右长的木杆子,人扶着用。然后用两条绳子在木板一边系一条,呈“Y”字形,另一头系在犁杖后面,人扶着杆,跟着犁杖走,拉子就把点完籽的垄合上了。扶拉子的人的后面还有个人,空着手跟着走,那就是踩“格子”的,把拉子的垄沟用脚踏实,以防跑风,并起到保墒作用。

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拖拉机数量的增加,逐步引进了拖拉机配套农具,如单铧开沟犁、播种机、中耕机等。80年代后,农机具品种开始向多种系列发展,适应当地的灭茬机、联合整地机、播种机、园田管理机等机具成倍增长,作业领域涵盖灭茬、翻地、深施肥、起垄、播种、机械收获等方面。旋耕机、中耕机普遍应用于水田,农副产品加工中的脱粒机、粉碎机、水泵、小电磨、喷药机、花生摘果机等机械也有大幅增加。原有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都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北国风

采山野菜

刘凤英



当第一缕春风吹绿北方的细柳,北方的大地便生机勃勃。

徜徉在春天的田野,看莺歌燕舞,赏漫山杜鹃,最令人欣喜的是又可以采摘美味的山野菜了。蒲公英、山韭菜、还有荠菜……很多很多,那么翠绿,那么诱人。精挑细选采摘了一筐,回到家里,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蒲公英包饺子,山韭菜炒鸡蛋,荠菜煲汤……山野菜的盛宴,美味极了!

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各种反季节的蔬菜琳琅满目,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季,黄瓜,菠菜等也能买到。但人们吃了一冬的反季节蔬菜,对野生野长的山野菜倍加青睐,它们成了难得一品的美味,纯绿色食品,营养丰富,而且蒲公英被称为是食疗的佳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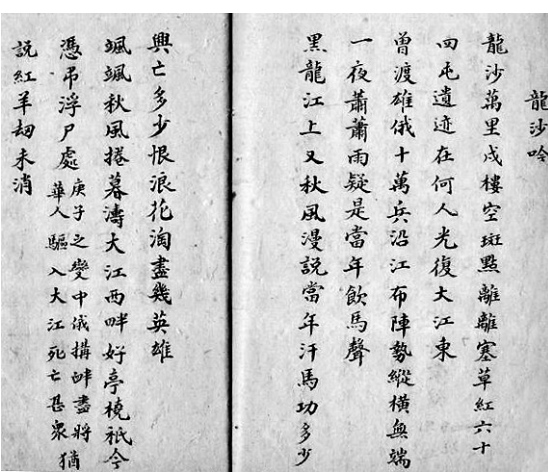
记得童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山野菜也是一种幸福,那种幸福的感觉每每回味起来还是挺甜蜜的。会想起母亲,想起久违的家乡,还有家乡蜿蜒的小河。我们那时只吃山韭菜,别的野菜不敢吃。山上的山韭菜很多,一片一片的。我和同伴们比赛,看谁采的多。山韭菜生长在低矮的树丛里,低矮的树长满了新叶的芽苞,山韭菜就长在它们的下面,形状与家韭菜相近,就是瘦弱了点儿,可能是风吹日晒没人心疼的缘故吧!因为很多,所以一会儿就能采满筐。

“妈,我回来了!”每次采菜回家,我就会这样呼唤母亲,母亲便兴奋地接下我的筐,细心地把它们清洗干净,切碎,打几个鸡蛋,放上佐料,搅一搅,和面包饺子。那时生活贫苦,平时总吃玉米面窝头,咸菜,很难吃上一顿饺子。吃着香喷喷的山韭菜馅的饺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感觉特别香!

慢慢嘛,我也长大了,随着人们对山野菜的认可,我也懂得了能吃的山野菜种类很多。我最喜欢吃的除了山韭菜,还有就是被称为“广东菜”的山野菜。从书上了解到它是蕨类植物,具有抗癌功能。什么功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排骨炖在一起吃,非常美味,堪称一绝。所以我和同伴们每到春季五月中旬就去采蕨。这种菜在我们这里喜欢长在山上朝阳的地方。穿过一条宽宽的小河,爬上山坡,啊!蓝天白云,衬托着绿色的青山,真漂亮!再看脚下漫山遍野的“广东菜”的老秧,心里非常惬意。踏进绿色的草丛,扒开枯黄的老秧,下面就是嫩绿的“广东菜”了。我当时是非常高兴的,兴致勃勃地采摘着,心里想着带回家去母亲会给我做得如何好吃。哼着小曲,采摘着心中的美味,那种感觉只有自己切身体会。正在忘乎所以地忙活着,突然看见一株“广东菜”已经长得很高了,那么绿,又很胖,粗粗的径,可爱的毛毛头冲着我笑……我毫不犹豫地奔了过去,刚想来摘,发现菜的旁边盘了一条蛇,一条手腕般粗的松花蛇。它缓缓地动了,天哪!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离开。可是我的腿怎么也挪不动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吓得腿软了”。没办法,下意识地看了看蛇,它昂着头,看了看我,好像懂我的意思,慢慢地展开了身躯,离开了……

在回来的路上,太阳就要落山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焦虑。“赶紧回家,太晚了!”我的一个同伴说。所以我们就一起下山了。路过那条河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迷路了,找不到来时的那条路,于是就决定淌河过。河面很宽,有四、五十米。在淌河淌到河中央的时候,我感到水在飞转,头很晕,不能控制,倒在了河水里。水很深,已经没过我的腰了,流动得很急,冲力很大,与我牵手的那个同伴没能拽住我,我就被水冲出了几米,幸亏我的同伴中有一个勇敢的,又会水,快走几步把我拉了起来,可是我的筐和菜都被水冲走了,十几岁的几个孩子,眼看着筐和菜被水冲走,也没办法,能把我救起已经是奇迹了,当我把我救起的时候,我的筐和菜已经被冲出很远很远了……

从那次起,我很少去采山野菜了。很多年过去了,母亲也永远离开我了。



《龙沙吟》手迹



边瑾像